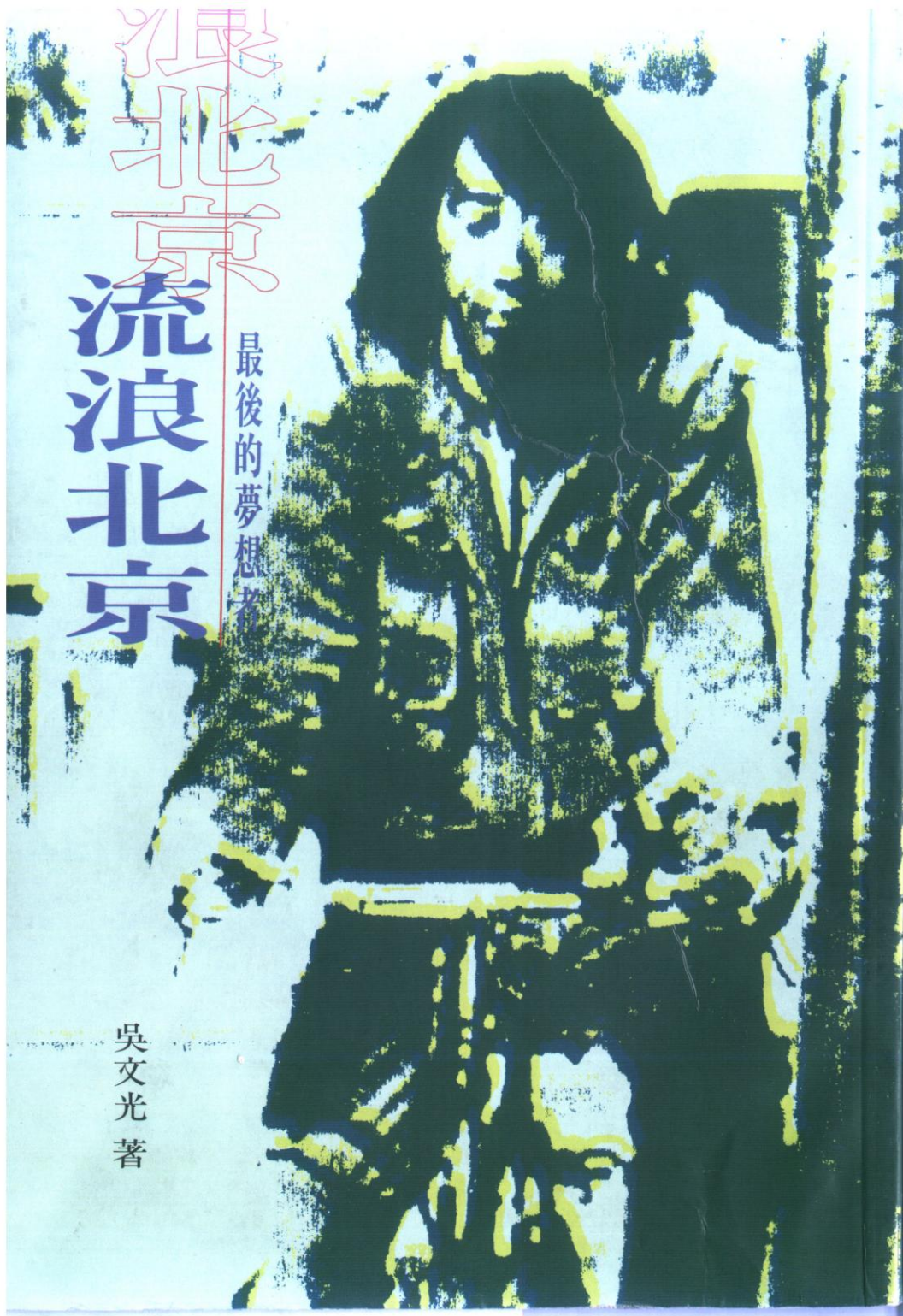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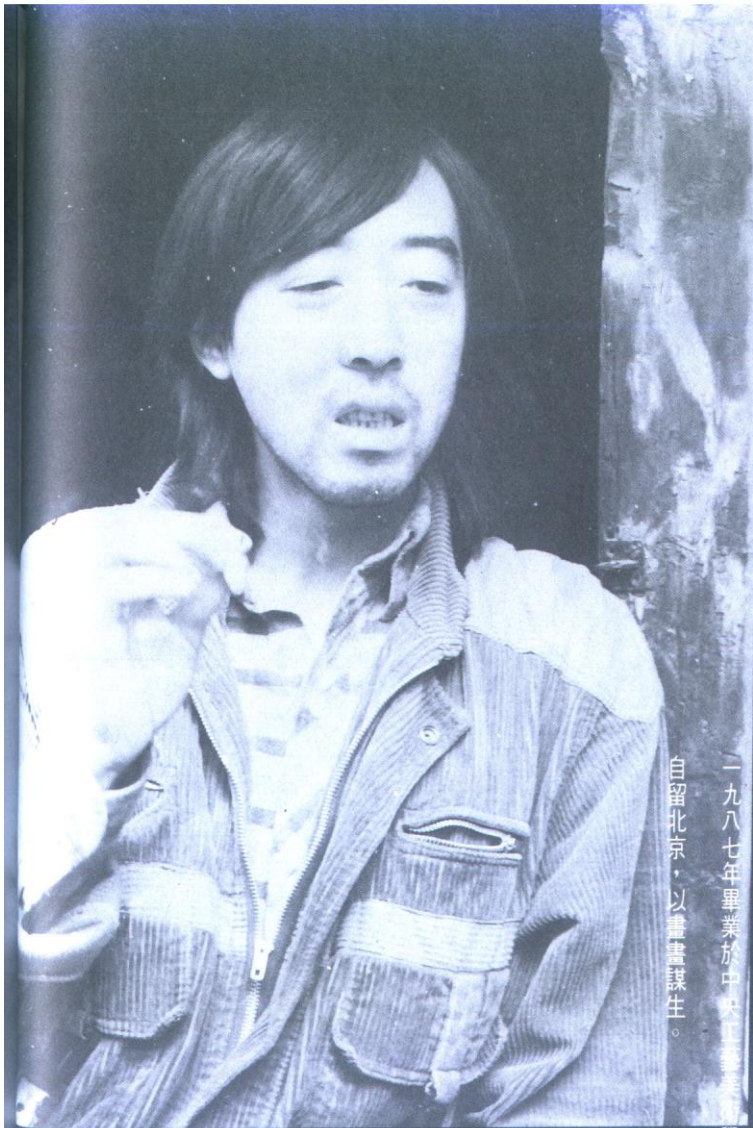
# 浪北京

# 流浪北京

最後的夢想者

吳文光 著





張大力  
男，一九六二年生，  
原籍黑龍江。

一九八七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書籍裝幀系。  
自留北京，以畫書謀生。



張大力——紀錄片《流浪北京》畫面



張大力租房住的房內——紀錄片《流浪北京》畫面

家，我沒什麼家具，就是些畫，搬來搬去要弄壞，還要借三輪車，我都不會登三輪車，如果要搬，我連得找李森他們來幫我的忙。我現在住的這間房太小，不過房東老頭太太對我還不錯，不亂打聽我的事，每天給我燒好開水送來。



張大力租房住的「教養局」胡同 攝影：張文光

張大力：說到北京的希望肯定很多，但我現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能有一間比較大點的，可以做畫室的房子，並且能穩定地住下去，沒有人說要趕我走，我可以專心畫我的畫。剛從學校出來時，沒地方住，一個在圓明園附近租房住的朋友，也是畫畫的，說他要去西藏幾個月，可以借我暫住一陣，我當時身上只有一百塊和一堆鋪蓋捲兒，就搬來定住下。幾天後，房東來了，問我怎麼住在這兒；我說是朋友借我住的，房東說你朋友已經三月沒付我房租了，你既然住下就一起付了，一月三十，三月共九十塊；我說我只有一百塊，付了你就沒錢吃飯了，好說一陣，我交了三十，以後我又重新找房搬走了。

到現在搬過多少次家我也記不清了，我就害怕搬

張慈離開中國前兩個月，是八八年的八月，我在這個院裏拍攝了張慈在北京胡同裏的「日常生活」。拍攝時是早上，現在差不多是剛起床的時間，我和張慈商量，你自己想幹什麼就幹什麼，不用管我們。張慈說行，我就當演員，自己演自己。

張慈進屋去，待了一陣，出來，換了件拖到膝頭的長衫，沒穿長褲，拿著尿罐走到院裏的水管旁沖洗，然後蹲在那兒洗衣服；又把被褥從屋裏拖出來晒，中間去院門口看信箱有沒有信。她的鄰居，據廢紙的安徽老太太過來和她講話，問她什麼時候走，什麼時候回來；張慈說那個臉盆，那雙鍋，那幾件衣服走時可以給她……

攝影盧移動鏡頭，跟隨著張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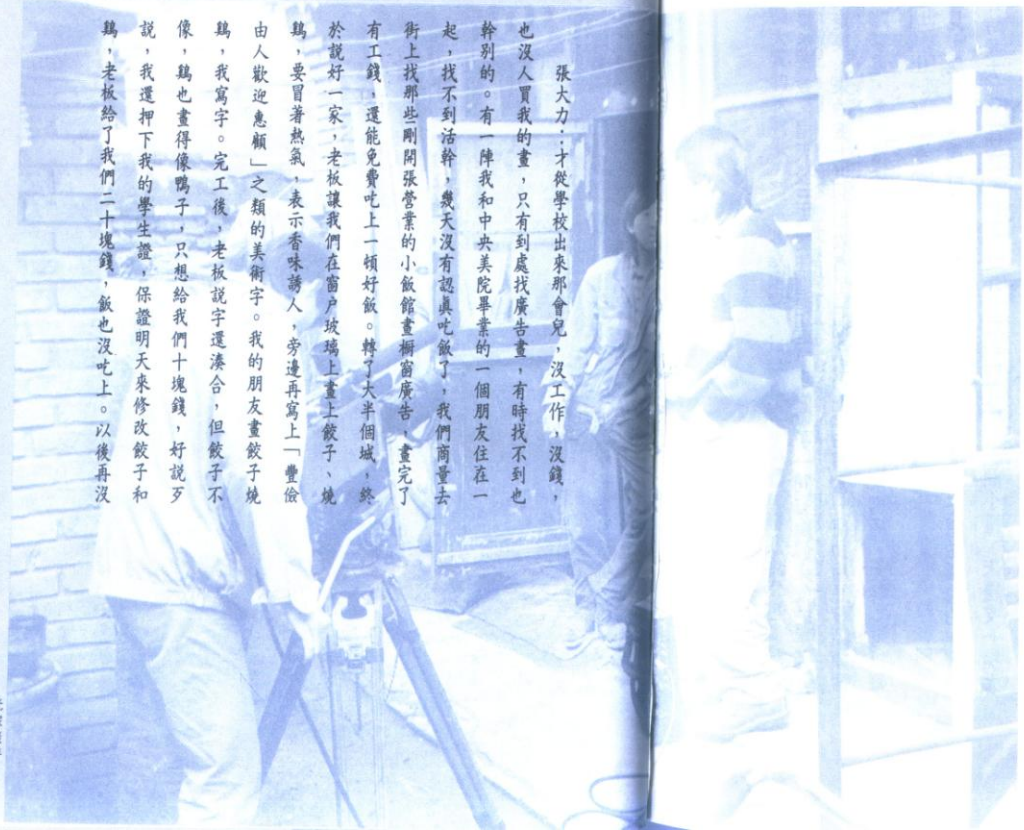
張大力當時是住在靠近圓明園的教養局胡同。在他移居義大利兩年之後，我去那一帶找他的舊居，想拍幾張照片。我在胡同裏迷了路，竄來竄去找不到印象中張大力住過的那個院子，也沒見到他從前的房東。胡同裏的居民見我形跡可疑，都出門盯著我，我趕忙迎上前詢問從前一個叫張大力的，畫畫的，是住哪個院。居民們七嘴八舌說，我們胡同裏住過好多畫畫的，你問的是哪一個？我說長髮留鬍子穿大皮鞋的，得到的回答是這裏畫畫的全部是長髮留鬍子穿大皮鞋的。我無奈，舉目相對著相似的門窗拍了一通。裏邊的新住戶都是外地來做小工的女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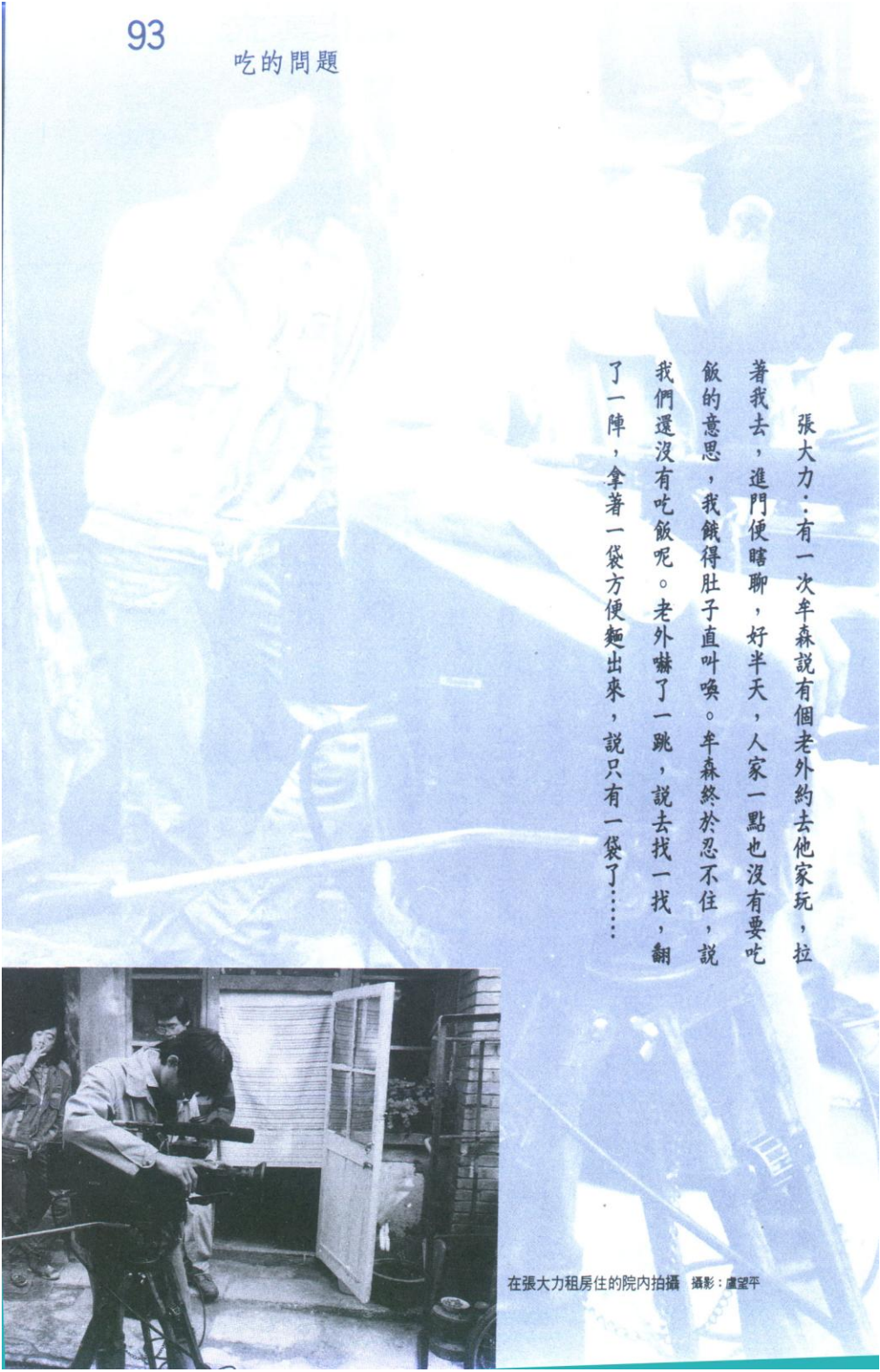
張慈的舊居新胡同四號倒是憑記憶就找到了，院子依然舊貌未改，只是張慈的舊屋門窗上新糊了花花綠綠的掛曆，門上掛著鎖，不知房客易何人。見到張慈的房東，拉著我嘮叨，張慈去美國前許諾以記者名義幫他落實工作問題，人一走就沒了音信。

我院內院外拍了幾張照片，對房東說張慈在美國很想念她的故居，讓我寄些照片給她，以解思念之苦。房東樂了，那敢情好，她還掂著呢，住著美國的摩天大樓還掂著咱兒北京小院。

張大力：才從學校出來那會兒，沒工作，沒錢，也沒人買我的畫，只有到處找廣告畫，有時找不到也幹別的。有一陣我和中央美院畢業的一個朋友住在一起，找不到活幹，幾天沒有認真吃飯了，我們商量去街上找那些剛開張營業的小飯館畫櫥窗廣告，畫完了有工錢，還能免費吃上一頓好飯。轉了大半個城，終於說好一家，老板讓我們在窗戶玻璃上畫上餃子、燒鷄，要冒着熱氣，表示香味誘人，旁邊再寫上「豐儉由人歡迎惠顧」之類的美術字。我的朋友畫餃子燒鷄，我寫字。完工後，老板說字還湊合，但餃子不像，鷄也畫得像鴨子，只想給我們十塊錢，好說歹說，我還押下我的學生證，保證明天來修改餃子和鷄，老板給了我們二十塊錢，飯也沒吃上。以後再沒

作者吳文光  
在張大力家  
門口的訪談  
攝影：盧望平





張大力：有一次牟森說有個老外約去他家玩，拉著我去，進門便瞎聊，好半天，人家一點也沒有要吃飯的意思，我餓得肚子直叫喚。牟森終於忍不住，說我們還沒有吃飯呢。老外嚇了一跳，說去找一找，翻了一陣，拿著一袋方便麵出來，說只有一袋了……



在張大力租房住的院內拍攝 攝影：盧望平



張大力——紀錄片《流浪北京》畫面



張大力於家中作畫——紀錄片《流浪北京》畫面

頭。

鏡頭前我問過大力，說朋友們都說你現在畫賣得挺火，接近大款了。大力連連搖塗兩抹，搞點寫意，一天能弄十來幅，當然來錢了。

布滿了畫，都是鳥語花香的國畫，電視機上都鋪著，他畫再擱也只能擱在床底下了。新建說他畫的是油畫，費工費時費料，要價當然也要高，不容易出手，不像大力，毛筆三

張大力：一些朋友以為我現在能賣畫了，日子好過得不行，其實我的生活跟原先並沒有多大改變。我賣畫只能賣給外國人，中國人還沒有達到買畫的水平，要他們買張畫不如買鍋碗瓢盆更現實得多，可外國人很少，你這回可能賣出去兩張畫，碰巧來的人多，還能賣出三張四張，可下兩個月呢，你不一定賣得出去。

還有，我是以畫養畫，賣畫的錢還要用來買下一批畫的材料，另外我不想只畫能賣錢的畫，也要搞創作，所以情況不太好時，我還得攬些廣告、書籍封面、插圖之類的活來幹，反正一個畫家在北京要想以他的作品作為生存手段是不太可能。



虛了，又想幹新的事情，這樣一個過程接一個過程，一個空虛接一個空虛，人一生就這麼打發了。

張大力：夢想……我現在都不知道自己以後是什麼狀態，生死未卜，誰也不知道。我賣畫也不能長此下去，有時候想找個工作，但找到了也是苦力，一個月只能掙很少的錢，不夠我畫畫和生活的，如果把每天的時間耗在打工上，我也沒時間畫畫了。反正我跟畫是不能分開了，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，直到死我都要抱著這生命之柱不放，不能失去它了，如果沒有畫，我的生命也就停止了。

現在我的狀況是差些，以後慢慢看，誰知道誰的以後會怎麼樣呢，也許下個世紀會好些，反正人生下